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六六二・集部・總集類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補遺四卷（卷四百四十二至補遺卷四）

〔明〕陳子龍等輯……………一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二

華亭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輯選

宋徵璧尚木 彭 賓燕又

周立勳勒占叅閱

馮北海文集

序

馮 琦

贈少司馬郝公總督薊遼序

薊遼總督

北歲疆場多事邊人未息肩而島夷起東南實爲封
豕以洊食我屬國 天子東顧咨嗟用廷臣言簡雲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薊遼總督 平露堂

中郝公總督薊遼諸邊閭閻以外皆屬焉公之被命自
遼左中丞往故遼左諸大夫以贈言屬不佞不佞反

覆時事而知 天子之所以命公重也蓋今日薊遼

之勢與昔異昔之難難在虜而已今虜形緩倭形急

議者亦遂急倭而緩虜此形有緩急情不可知也倭

其後倭卒不洗焉遼左

來而吾力疲於戰虜且犄我倭不來而吾力疲於守

虜亦且玩我是謂以倭兼虜難比者出塞之師遼與

薊十居其六夫少出師則不足以當一戰盡銳以出
則守備虛有如閒道而乘我不備則爲害滋大是謂

以戰兼守難南接齊北控燕其間薊以錯遼海以錯
陸不可以預設地預設地則不當又不可不預設地

不預設地則疎習水者未必習其地習其地者未必

習水是謂以海兼陸難京輔四十年不被虜二百年

不備倭今既驟而強之於兵又驟而強之於倭軍操

其急勢必踞而乘民民憤其擾勢必懼而訛兵而官

環其中勢必意而低昂其民與軍是謂以兵兼民難

此四兼者皆前所無今所難也而愚以爲在公則易

耳蓋天下有兼任有兼才以偏才當兼任則難以兼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薊遼總督 平露堂

才當兼任則惟兼乃易耳趙廣漢治京兆以爲亂吾
治者三輔也使吾得兼治之則差易也故以滕薛則

勞以齊楚則逸此言偏任難兼任易也公起自雲中

習兵事爲名御史經略邊關歷官中外仗鉞遼左以

迄于今此其視虜也如在目中而其視倭也猶之乎

視虜戰與守兩相推海與陸兩相應兵與民兩相衛

而備倭與備虜兩相爲用四兼者誠難在公直易耳

自經略出塞而廷臣遂謂朝廷以倭屬宋公以虜屬

公夫經略專在倭耳乃制府則何所不兼也明主御

臣必有所專。有所兼。專者待兼者而重。制府未必經略重。而經略得制府始重。國家倚兩公如左右手。而經略之須制府。如左之須右。右善捍則左無患。吾未見四兼者之足爲公難也。請賦桑扈之卒章以贈。而擬采芑之什觀成功焉。

贈宮保大司馬鄭公還朝協理戎政序 協理戎政

今歲春。天子簡命總督鄭公以大司馬入總六師。於是公駐節陽和十二年矣。京師門戶。視雲中上谷而陽和居中。控引如關鍵。天下最要害處也。自匈奴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協理戎政 三 平露堂 卷之三

保塞請乞滋益繁。或不能無引而怠。天子乃命公往節制之。公以漢法戎索酌恩威而操其兩衡。虜囊醺酒獻譯。慰藉如家人。予漢物。卽小關入。輒聞罰就順義質焉。公縻俺荅數歲。疏王黃台吉已。又疏王封不。亦物故。搭力克。而閑氏以當戶爭立。事旋定。當是時。諸單于紛而起。衆議謂貢市且暮且有變。公上言。漢與匈奴未隙也。無故自動搖不祥。因計大司農奉戰上及互市一歲費條上多寡。及一切駕馭方略甚悉。璽書褒勞如公策焉。公凡督三鎮。封兩名王。繕治塞數百里。

省大司農金錢千萬。塞下生靈數百萬。所督開府後先遞代以十數。而公晉主孤卿督陽和如故。先是王爵謂公在事久良苦暴露。請還公以總六師。天子遣侍臣諭中書。方事之殷。奈何輕代鎖鑰臣。中書遣諭公如。上指公頓首曰。陛下神聖。守在四夷。臣幸捍牧圉。何力之與有。且臣限居庸尺五。敢妄意酒泉。而關外自爲也。蓋又五年而始奉茲命云。於是知公者謂公肩重負十二年。而始得少休其心力。則相與稱彤弓采芑之章以賀。而愚以爲出入勞佚之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協理戎政 四 平露堂 卷之三

間宜非所論於事使之誼也。天子若曰。其以治邊人者治輦轂下兵耳。夫南北羽林諸軍。實爲天子爪牙。所以建威銷萌。示根本重。今法令廢弛。將士惰窳。訓練具文而已。亡益于軍實。卽一旦有緩急。安所用之。且大在邊細在廷。則何以掉其尾。隆慶中。大臣議徵邊兵入教京營。卒滋煩擾。亡益愚以爲邊人稍振飭者。徒以督撫大臣而大臣有三尺法耳。今以勳庸威望如鄭公者。總七校而護諸將。申軍令。明約束。指揮易置。士氣自倍。夫業已得其人。人又得盡行其

法而曰無戰士則吾不信也。方兩賢王未封邊事在呼。吸。於。是。在。內。緩。在。外。急。今市事大定。邊臣守管鑰奉籌策。可以數十年無虜患。而輦轂之下。不大淬勵。則終不可振。於時在邊鎮易在京營難。公在外外重在內內重。要以從容帷幄。折衝樽俎。使國勢奠于九鼎大呂。則內重外亦重也。天子所以任遇公者意蓋在此。維鄭之先。恒公武公。世獎王室。周京是依。入為卿士。業勳盟府。聲施到今。公豈其苗裔耶。何事之符也。故因諸君之請。而述以為贈。亦以識緇衣私愛云。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卷之三

五

平露堂

贈中丞成公移鎮薊遼序

薊遼督臣

成公起家循吏。用治平第一人。為天官郎。一再擢為藩為臬。備兵塞上。凡數年。自永平移遼左。治開原。復自開原移鎮薊會。有虜警。天子赫然飭九侯採望實。易置文武大吏。廷臣爭以公應詔。天子乃以節鉞畀公。命既下。將士戒于伍。民賀于里。虜聚數萬眾蹂塞外。而不敢入。治餉諸大夫故與公同事者。介使屬不佞辭焉。余惟天下之郡國百而邊最重。邊九而薊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卷之二

六

平露堂

最重。薊左遼陽右。天雄建節而填撫之者三。而順天最重。洮河之役。自咸陽以西盡城守矣。而中原故晏然也。虜即變。東不能踰關。北不能踰三晉。而深為我患。薊自大寧棄而孤懸紅山獨石之間。羣豺狼也。去京師三百里。踰夾嶺道黃花。則九廟所從游衣冠也。往歲虜以實犯陝。而我猶緩。日者虜以聲犯薊。而我遂急者何也。陝遠而薊近也。公故治遼左。遼左不稱戰場乎。虜無歲不犯遼。而我晏然也。頃偵虜在塞外。而我戒嚴及偵虜犯遼。而我遂緩者。遼遠而薊近也。夫當其遠。即歲中虜。我得以其入為候而備之。故形急而情緩。當其近。即不中虜。我不知其入不入。而無所不備。故形緩而情急。夫虜有形有情。有形之形。情之情。而我借聽于一二間諜之口。恫疑則外乘。恐喝則內變。彼且得亟肄以疲我。而我坐自困。游聲紛沓。軼于京師。一人操聲。十人操響。故薊之邊事。視九塞最重亦最難。雖然在成公特易耳。天子之用成公也。先畀之治民。而始以治吏。既畀之治賦。而始以治兵。尺量寸度。而始重畀之。成公之效職也。如駕輕就

熟而始引以自任。其于地形險易。虜情向背。不啻一二數矣。謀素豫。士素勵。物素具。必且有終歲之備。而無一旦之急。虜習知公威略。不敢復以形懾我。而內倚公如長城。亦不復以響撓公。夫薊誠難。在公直易耳。蓋嘗讀六月出車之詩。所稱城朔方至太原。稍見古人制馭之略。而其所匡定。則惟王國爲兢兢。亦惟是畿輔之重。爲九塞根本也。王國安。夷狄服。一大創。則諸部落相視而不動。一負矢百羣奔。則伐獫狁。荆蠻之說也。由此觀之。薊不足以難公。薊得公而重。薊重而九塞亦重矣。嘉庸懿績。則不佞執簡俟焉。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卷之三

薊遼督 七

平露堂

贈宮保大司空中陽舒公被詔還朝序

治河

頃歲淮水溢。侵泗州。波濤及寢園之外。天子爲宵旰咨嗟。詔桂陽舒公以大司空往督理之。於是公南浮淮。北浮泗。中浮徐沛。荒土浚流。寒茭健石。開岡城之防。疏戴村之堰。濟韓莊之渠。而韓莊之役最大。自隆慶中。數議數勘。數見格。皆謂功費大。非數十萬不可。又難以歲月就。公毅然任之。費不及五萬。逾時告成事。天子下璽書褒勞。予金幣加秩。太子少保。無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卷之三

八

平露堂

何以大司空詔還視事。公之屬某君某君皆賀公之有成勞也。公獨穆然若有深念者。蓋公首腰鋪河之議。未竟而見微。腰鋪河者。去清河口數里。淮與黃河交匯而入海。黃河怒流。淮壅闕而溢。震驚陵邑。公議開腰鋪河數十里。以分殺黃河之勢。則淮水建瓴立下。清口無沙墊。泗州積水可消。而時詘未能舉也。余獨以誠爲河計。則公在外難。在內易耳。舉事之難也。議論多而視聽眩也。言者一人。覆者一人。勘者一人。行者一人。而總之受命于王者。夫河也。非大司空主之。而誰爲政者。故欲善事者。莫若使自言之。而自爲之。自任之。而自主之。自言之。而自爲之者。前日韓莊之役是也。自爲之。而自主之者。今日腰鋪河之役是也。公去河上。而公之區畫在。入爲冬官。而公之主持在。是公前之治河一。而今之治河二也。雖然。吾又以爲公之舉職在外易耳。而在內難。夫水故湍悍。其爲利害曲折。可得而知也。算計商度功用。可得而言也。決策而從之。山欒泥橈。負薪沈玉。可得而爲也。卽議論往復。自上出者。下可得而覆也。鳩工釐費。有時。自

下沒者上可得而覈也。蓋水于天地其血脉也。滯而不流激而羨溢則血脉之壅而蠹也。夫國亦有血脉于此。大司空所職金錢刀繪山陵陂池車馬毛革木植材用之事無不與內參共焉。有所依而出而下不能覆有所資而入而上不能覈。蓋治河之蠹者不患不能言患不能爲。不患不能爲患不能知。而治國之蠹則非難知之而難爲之非獨難爲之亦難言之。隨之則波流茅靡日以成例不可返激之則撓權掣肘爭尺寸而失尋丈。夫惟老成端亮之臣有勞畫無阿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卷之三

九 平露堂

狗有主持無激發然後可以表僚案而濟時艱則非公孰當任哉。今夫治水土曰平。治天下亦曰平。水壅則溢激則潰國壅則蔽激則爭。平即天下無事矣。公既以治水績禹之績而行且秉銓持衡以紹宅揆之烈願公終始以治水之道行之也。於是乎言。

贈大司馬邢崑田平倭奏凱序 平倭

今上御極二十年倭始發難于朝鮮朝鮮急西向委國于天子天子出師救之七易歲再易本兵四易制府三易大將若攻之若封之皆罔功。天子乃命

邢公以大司馬往視師賜之劔曰大將以下不用命皆斬公既至軍中標劔登壇乃誓師曰必破倭有死無二。當是時倭已破慶尚道軍晉州傳其國都公趣中丞楊公大將軍麻公夜馳入王京城而以檄隨其後曰吾徵天下兵百萬且至矣倭望風宵遁是年冬公所徵兵將皆會公以計縻行長急擊清正三破之。壓其壘而軍清正乞和公曰吾受降不受和會天大雨我師解而歸倭復收合餘燼以棲于島山議者齟楊中丞語侵公。天子不爲動命公濟師公以一將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卷之三

十 平露堂

軍縻清正以水兵圍行長石曼子率諸路倭來援公授諸將方略邀擊大破之石曼子殲焉禽偽九州都督正成先後斬首五千級倭赴海死者無算海上之倭跡如掃矣捷聞。天子曰以天下之福使朕得行誅暴之義興繼之仁惟督臣撫臣功諸將士良苦暴露幕府急覈功狀以聞君子謂是役也於域內有大功三而斬獲不與焉中國所患苦倭與虜耳倭急攻朝鮮朝鮮且亡朝鮮亡倭且鄰虜以倭之役遠交近攻近交遠攻其長技也倭資虜衆虜資倭狡翕而出

不意則我諸邊皆受兵。古人通西域以制虜。今日救屬國以制倭。倭自南虜自北。即使偶發而畸至。彼謀不合。我力不分。于中國自疥癬耳。此萬世之功一。大兵大役之刻也。大役大亂之府也。故度遼橫海之役。天下往往騷動。以及于亂。我虛諸邊以兵。虛中原以餉。控弦之士十萬而餉稱是。器具稱是。離畝而飛輓。並海而城守。費又稱是。幾歲而兵不頓財不索者。自公破倭將歸鎮。士歸伍。農歸畝。久勞得息。久役得返。父子兄弟夫婦熙熙相保。此生不復見兵革。海內外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平倭

士

平露堂

無他虞。此萬世之功二。朝廷天覆四夷。斤守臣禮無如朝鮮。桀驁敢爲逆。久持而不解。無如倭順命者。不能使存衛命者。不能使亡。則何以臨萬國。載籍以來。亦有出師大海外。救人者否。主上之于朝鮮。起死而肉白骨也。存一亡國。推一強國。以風示四夷之君長。莫不稽首內向。罔敢越志。天子恭已受重譯之朝。國勢強固。體尊此萬世之功三。國家破倭之功。無如劉將軍胡司馬。劉將軍以斬首八百爵通侯。倭以颶風至。偶一戰而勝耳。胡司馬綏定江南。所當倭

不過數千。半中國亡命。其會長非有成謀也。我又自戰其地。自食其粟。其于今日之事。勞逸相倍。所當驅寡強弱相什。而勛伐相百也。說者曰。倭會關白死。諸路倭皆解去。余以爲成大功。直論功耳。攻堅與攻瑕。摧強與侮亡。不問也。呂氏不死。周太尉不入北軍。溫不死。李存勗不入汴。成敗亦惟天所授。我奉天討賊。仗天誅。是天贊我也。即使良平謀。衛霍將。寧能違天。當公出師時。關白尚無恙。議不反顧。行不旋踵。我攻堅而倭瑕。我摧強而倭亡。此非公之乘時而時爲公用也。以天子威靈。掃境內而屬公。計豫定。土穰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平倭

士

平露堂

附陰。褻其魄而顯奪其氣。形見勢屈而走耳。議者不務宣布國家威德。妄張倭形勢。貶諸將成勞。解戰士體。非所以揚休美。勵戰功。示四夷。垂萬世也。蓋國家威德遠矣。以隋唐之全力。人主自將。不能使已殘之朝鮮亡。主上命一司馬。能使已亡之朝鮮存。朝鮮易與耳。元世祖當混一之初。以數萬渡海之衆。不能一矢以加倭。我當承平之餘。使數萬渡海之倭。不能一矢以加我。吾不暇論幕府之功。遠軼先臣。而誦

至上神武出前代遠也。倭事初起也。始議戰。已而議封。已復議戰。守議撤兵。議功罪。章數十百上。天子下廷臣議。廷臣所不能決。天子獨決之。間以外

天子以界督撫。兵交于原。議戰于朝。督撫所不能持。天子爲力持之。進退不中制。威福不下操。假便宜。寬文罔期于盡敵。而後返。下令如風。持議如山。故公得展布四體。亡所顧慮。以成戡定之烈。向微。至上獨斷。議不知幾更。兵不知幾却。公之身且不知何所置之。嗟。嗟。世議何極之有。功之未成。則曰是固不可成

皇明經世編

馬北海集

平倭

三

平露堂

也。既成。卽曰是不難。非但不難。且亡功。非但亡功。且有罪。倭不退。且以不退罪之。倭退。卽以退罪之。自始事至今日。非明主斷之。而誰斷者。由斯以談。則前所稱三大功者。非那公之功。而天子之功也。公既振旅以還。行飲至禮。天子必臨軒延見功臣。卽問公何以破賊。公前具言盡。天子威靈神聖所暨也。少間而後。以范文子山太傅之說進。以至上料敵。何幽不洞燭。以至上決策。何事不割斷。惟聖主爲能外內無患。亦惟聖主可爲忠言。惟公與二三大

臣圖之。公之屬若部若道若鎮皆執榼承飲以勞旋率。而項公命不倭爲之辭。輒論次其事以賀。

贈御史大夫少泉郝公入理戎政序

戎政

先是島夷犯順。下我屬國。聲言揚帆西向。圍吏數告急。天子念薊鎮介在門庭。簡才望重臣。秉節鉞。控制之。則以屬郝公。公至。畫籌策。調兵食。遏虜騎。無牽我師。我師得一意于東捷。再奏。天子念六部羽衛久廢弛。幾不能軍。則命公以右都御史入視戎政。公先撫遼左。遼視薊四之一耳。薊于京師九之一。天

皇明經世編

馬北海集

戎政

古

平露堂

子漸移公自近。寄屬滋益重。而余竊有槩于天下之勢也。今天下大勢遼最急。薊稍緩。京師又緩。兵則遼最強。薊不如也。京師幾無兵矣。勢急者患用兵。勢緩者患不用兵。用兵苦法太急。而不用兵則苦無法。非徒無法也。又且無意。自唐宋以來。京師皆屯宿重兵。畿內外當天下之半。今京管軍不過十二萬。老稚不任者居什三。廩養與隸什五。負版及百工什九。名雖十二萬。實不當邊鎮三萬人。頃者我師西破賊。東破倭。皆藉邊鎮力。禁旅不得分寸功也。我與倭持于

境上。大將軍請濟師。徵兵遍江南。西南裔夷奮欲請行。而輦轂之卒。無窺左足應者。此都人之耻也。夫使邊鎮弱。卽無以衛京師。邊鎮強。京師亦不能制而掉其尾。此其害異日必有受之者。故事京營兵晨起。暮食。鼓之成行列而止。刺擊不必如法。卽如法。亦不可以戰。頃議者欲先稍增餉。而以法持其後。餉增卽不能減。而當無法之久。亦終不能有所加。稍持之急。則闕而起。口語籍籍。大臣且不安。大臣亦率一二歲去爲他官。卽相與因循爲一二歲計耳。雖有後患。我勿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戎政

圭

平露堂

與知。故曰非但無法也。又且無意。郝公起家塞下。習兵事。智深而勇沉。意篤而行方。其威名足以戢羣。厭衆望。而精神足以行其法。破數十年積玩。而爲千百載計。千百載之計。非一二歲可爲也。而不可不爲。我始之。我終之。我始之人終之。皆無所不可。要在有其意耳。天下無事。常苦不爲。有事又不及爲。惟既有事之後。而稍無事。然後可以因警惕爲振勵。藉從容爲整暇。今日京營所謂千載一時也。不于公則復何望乎。公去遼而薊。去薊而京師諸大夫罔然如失也。

皆以贈言屬不佞。夫公在薊。則遼猶之字下也。在京師。則薊猶之字下也。諸大夫何患焉。世固有腹心和適。而肩臂股肱。至于手拇毛脉。不受其滋者乎。公能其官。天下並受其明賜。豈惟諸大夫請載是語以觀公之成。

策

問自古兵變。未有如唐之季世者也。說者以唐之失政。始于藩鎮太重。夫藩鎮誠重。彼偏裨士卒。何以得易置之歟。宣武之亂。涇原之亂。河東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兵變

圭

平露堂

之亂。陝虢之亂。一時智謀之臣。方略各異。而皆以定。然于天下之敗無救也。明興創治立法。上下相維。逾二百年。而臂有使指之勢。尾無不掉之虞。其所爲度越前代。大效可睹已。一二脫中之變。稍見嘉靖中大同其最甚者也。當時經略之得失。亦可指言歟。夫唐之諸臣。吾不敢謂盡失策。而無救于亂。嘉靖中諸臣。吾不敢謂盡得策。而無害于治。其故何歟。頃者郎陽之事。至犯上至亡等也。天子誅二三首惡。曠然與更始。

恩德至深厚。今雖小定。而尚有訛言流傳。徹于朝聽。且以三年之中。而變者數起。紀廢維弛。憂不獨在郾矣。諸士有所以制已然。防未然者否。

兵變

今天下一尉候家胡越。將吏橐弓臥鼓。無烽燧之警。而士卒往往脫巾而呼。譟于浙。譟于寧。武譟于粵。譟于薊。譟于郾。今神木孤山。又見告矣。夫于紀亂常。命之曰變。三年之間。而變者數起。則是以變爲常也。非所以習天下也。生楚人耳。目郾事。第以郾對。而借唐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兵變

七

平露堂

事爲徵。說者以爲唐之敗。始于藩鎮太強。權太重。綜其實不然。當唐之季。偏裨凌主帥。士卒凌偏裨。凡後之矯命雄行。與天子爲難者。皆其故扼主帥吭而奪之位者也。強在士卒。弱在偏裨。強在偏裨。弱在主帥。由此言之。吾方以爲輕何重之有。凡唐之所由敗者。不在有事權。而在無紀綱。紀綱之失。自乾元始。而其後遂陵夷不可振救。然其深謀遠慮之士。非乏也。定變正傾之略。非無可紀也。故有急而定之者。有緩而定之者。有用甲伸威而定者。有不用甲不伸威而定

者。李宵之亂。韓充以兵入其境。藉爲惡者千餘人。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故有急而定之者。韓充是也。田希鑒之亂。逾年而李晟不問也。僞出兵援涇州。

因與之並轡行。結歡道舊。供張三日。伏甲而執之。一軍股栗無敢動。故有緩而定之者。李晟是也。楊弁之亂。朝廷且議赦之矣。馬元贇爲遊說以沮師。李德裕曰。寧舍劉稹。無舍弁也。卒擒弁而殲其黨。故用甲伸威而定者。李德裕是也。陝虢之亂。李泌請無授節而領轉運使以行。賓佐請屏人言事。盡謝不聽。刑一人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兵變

八

平露堂

械五人。而反側以安。故不用甲不伸威而定者。李泌是也。此四子者。皆智能應卒。斷能當機。芒刃斧斤。諱然立解。然而無救于敗者何也。彼能爲一軍而不能爲天下。能戢叛而不能使不叛也。我國家修內攘外。綱舉維張。兵將之勢。易如使指。上下之分。順如建瓴。故二百年而天下安于覆盂也。嘉靖中。蓋嘗一再變矣。五堡之變。天城之變。說者以爲無重誅。故相繼而起。而撫臣倣者。謂是役也。苟將階之爲禍。請一切勿問諸叛卒。廷議則固已籍籍非倣矣。督臣源清請

濟師意未盡非是。顧不深惟所以綏定匡服之略。而虛張先聲。頓師城下。諸叛卒內憑城而外與虜市。卒之智勇俱困。無尺寸之功。蓋撫臣無論有罪無罪而撫之督臣無論有罪無罪而勦之當事者狃于撫。狃于勦。事機已移而無變計也。旁觀者忽言撫。忽言勦。情形未睹而鮮成算也。一時經略之跡曾不得與唐四君子並。卒所以帖然定者則肅皇帝宸斷實式靈之。肅皇帝以尺一之詔。賢于十萬之師。以一使之任。賢于百將之略。則朝廷威靈振而紀綱肅也。夫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兵變 卷之三

九

平露堂

唐之諸臣吾不敢謂失策而亡救敗者紀綱廢也。嘉靖中諸臣吾不敢謂得策而不害治者紀綱存也。然則鄖陽之事可得而策已。夫鄖陽之事非有五堡之役。非以子虜也。又非天城之役。筆楚不堪命也。其人又非唐之列鎮坐餉而奉以爲驕子者也。而至犯上至亡等。天子卽芟夷蘊崇之亦何辭之與有。天子若曰是故吾爪牙赤子其不戢則叛也。其戢則猶吾爪牙赤子也。毋是剪弃而曠然與更始。如天之福。豈有量哉。比者諸軍亦稍斂而就撫臣之約束卽卽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兵變 卷之三

十

平露堂

事無慮矣。執事之憂不惟鄖策諸士曰制已然。救未然。愚則以天下之事未有不制已然而可救未然者也。夫治賊非治所發也。用法非治所刑也。亂行必誅。非爲一卒也。奸命必誅。非爲一鎮也。法也者用少而休者衆。施近而禁者遠。所以觀示天下也。今詎撫臣罷撫臣矣。辱監司罷監司矣。當其亂時當事者不能無遜詞以謝也。索金錢不能無予而不敢以聞也。夫人情意有所激。不憚以死易之。利有所昏。不憚以死嘗之。人得其所利而除其所不便。以快其意所欲逞。及朝廷索首惡然後驅一二驚下以代之死。人亦何憚而不爲者。且夫以兵變削籍者十人不一免也。以變正法則千人而一耳。下操不必罪之心而挾上以必罷之勢。則安能無驕其上而上安能無姬煦狗之也。然則壞國家之紀綱必自此始矣。夫所謂紀綱者何也。張弛操縱而有條理是之謂紀綱。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遲速之于唇吻。正度于胸臆。而執節于掌握。內得于心。外調于馬。故能取道致遠而無泛溢。蓋治軍亦猶是矣。夫上下非素相信也。亂者與定

亂者又兩相疑也。處相疑之勢急之則亂。緩之亦亂。彼方緩而吾急之。是趣之使亂也。因其緩而遂忘乎其爲急。則又養亂也。故緩急之勢不可不審也。凡人之情急之則合。緩之則離。離則易披。合則難解。今之亂者。固向之奔走服役而稱一夫者也。合之則可以干國法。喪師紀而辱天子命吏。既合而離。則故一夫也使無罪者自別于有罪。而有罪者不得脇無罪以逞。則一獄吏治之足矣。故離合之端不可不揆也。法行則知恩。恩窮則傷法。今卽訛言煩興。衝風之末也。惘疑相恐。虛弓之餘也。以衝風之末與虛弓之餘而曲徇之後。可以訓定矣。夫諸卒豈其無悔于厥心。兼有虞心而冀自免也。乘其悔心與虞心合而稍以法裁之。以法裁之而微示以可避也。比其既定。乃稍以恩結之。以恩結之而必使其不得與也。故恩威之用不可不權也。夫法一也。而以順逆爲差。故比諸卒于大同之變。則異。比唐之亂。卒則又異。何也。彼至于抗朝廷拒詔旨。而此則止于辱制官也。故其罪薄也。比之于浙于薊于粵于寧武。則又異。何也。彼由于滅

士伍刻軍餉。此則爭細故譟而起也。故其情惡也。天子固時有非常之恩耳。而驕將悍卒。則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故法宜明于下。恩宜歸于上。夫法明于下。恩歸于上。而紀綱正矣。故輕重操縱之用。不可不度也。彼伯國之師。猶曰少長有禮。藥糾苟賓之流。訓以知禮。訓以時使。今縱不得若人而用之。獨奈何。陽喻陰煽。躬爲戎首。實生厲階于茲役也。彼以一裨將激以片語。猶使異軍特起。今誠得良將循而拊之以恩信。部署其衆。而士心有不豫。附奸萌有不逆折者乎。故將率偏裨之任。不可不擇也。雖然。此不獨將卒罪也。今天下輕介冑極矣。帥不齒于官。紳卒不充其枵腹。邊疆死綏。箕裘世業。其中能帥精卒窮鬱相依。能不色怒市色。思一日酬志隴首者。幾何。且國家歲儲數百萬。豈盡以享士也。財殫于上。力殫于下。然而中飽矣。嗟乎法之行也。豈獨在軍士哉。

問自虜款塞。邊人二十年不被兵。頃歲淪盟。西陲傾動。欵之利害。居然可睹。已當議欵時。言不可者半。及今日言戰。亦可不可半。其說安是。

也。虜求款久矣。肅皇帝勿許以懼虜謀也。

莊皇帝許之以修邊備也。懼之而虜患反以劇。修之而邊備反以弛。何故也。卽以唐事論之。突厥入雁門。是時中國新定。廷臣爭請和。何以反用戰也。及入隴渭。有隙可乘。覆之反手耳。諸將爭請戰。何以反用和也。卒之戰而收和之效。和而收戰之效。抑何術也。今之決策亦難矣。虜情向背。何以測也。兵勢強弱。何以料也。士氣恒怯。何以振也。邊奏虛實。何以程也。朝議易紛。何以覈也。廟謨易搖。何以定也。諸士其悉思方略以對。夫策士者。觀諸士意識耳。當與否亦各其志也。惟勦襲舊說無取焉。款貢

北虜款貢。莊皇帝實決策受之。而議則自肅皇帝十九年始。先是虜款塞。督臣史道翁萬達上其事。議未定。而邊人再殺其使爲首功。虜志而寇澤潞。寇宜大已遂深入。薄都城。復上書求通貢。有詔勿許。明年大將軍鸞用事。主貢市。議虜以屢勝輕邊臣。小不如意。則閭而起。鸞誅復嚴通虜之禁。邊臣不敢復議。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卷之三

款貢

三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卷之三

款貢

二

平露堂

而時時私與之市。陰以漢物中之。大約幸旦夕無事。以隣鎮爲壑而已。至隆慶中。虜以孽孫故。執我叛臣以款。邊氓二十年不被兵。而頃歲乃渝盟。以爲難于西陲。此市事之大略也。蓋嘗總而論之。嘉靖中。諸臣拙于戰。而巧于款。隆慶以來。巧于受款。而拙于用款。夫旣閉關以擯虜。又不稍爲之備。又斬其使以挑之。彼忿我怠。乘隙蹈瑕。犬入大利。小入小利。二十年間。求一戰勝之功。不可得。豈不謂拙。然而和戎之議。邊臣不能得之。廷臣不能得之于上。數議而見格。稍示之利。而輒止。虜之求款也。如孺子之視鵝鳥。蹲蹲然若將可獲也。而卒不可獲。夫人情當其所不能獲。則其求滋益堅。而一旦得之。則久持而不忍釋。然則前之失策。乃後之便計也。故曰拙于戰。巧于款也。虜旣稽首稱藩臣。我撫而受之。其事順。其體尊。而歲所省輸將之費。以數萬數。歲生息。塞下生靈。以百萬。豈不謂巧。然其初議。固曰可以圖戰。可以圖守。今圖之二十年。而戰守一無可恃。今日增市。明日增賞。已如例矣。而又求之例外。予之則又以爲例。如奉驕

子有所索不得則啼畏其啼輒予子益數啼益不止然則前日之便計異日之隱憂也故曰巧于受款拙于用款也夫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智者用之以糜虜而愚者用之以媚虜智者用之以修備而愚者用之以弛備智者用之貽數十年之利而愚者用之貽數百年之害何者智者能用款而愚者爲款用也請先言虜情虜未得款則求款我既得款則厚求于我不得則微以不款要我既得利于款而欲兼得利于掠則借捨番以假道既假之道則乘不備而侵我已侵矣則陽爲罰服以謝我我兵力弱則逞志于我我兵稍集則又爲謾詞以緩我既得志于掠而不能忘情于款乃始遷延而去將以復厚求于我虜之罪已極而謀已狡矣一時廷臣爭扼腕談虜事大約不出戰守和三端而末有所決夫見虜罪之當誅而不悟我之未有以破虜則舛也見今日未有以制虜而又不爲異日制虜之地則虜終無時制也緩之則一鎮急急之則七鎮皆急以一鎮之急易七鎮之急智者不爲也處之則變速而小不處則變遲而大以今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卷之三

五

平露堂

已侵矣則陽爲罰服以謝我我兵力弱則逞志于我我兵稍集則又爲謾詞以緩我既得志于掠而不能忘情于款乃始遷延而去將以復厚求于我虜之罪已極而謀已狡矣一時廷臣爭扼腕談虜事大約不出戰守和三端而末有所決夫見虜罪之當誅而不悟我之未有以破虜則舛也見今日未有以制虜而又不爲異日制虜之地則虜終無時制也緩之則一鎮急急之則七鎮皆急以一鎮之急易七鎮之急智者不爲也處之則變速而小不處則變遲而大以今

日之變小易異日之變大智者又不爲也夫戰兩相害也而時有利款兩相利也而大有害守無大利亦無大害而要之虜不利則固已害矣我不敗則固已勝矣故守常道也而戰與款皆可用之以爲權蓋聖人必有所誦有所伸有所取有所予而後可以用天下之權將急之而固緩之緩糜之而急備之我誠號令明士卒奮干魯修守備設虜宜不敢桀卽桀亦有以制之而後市可罷也絕必忿忿必寇我入而收保內憑城外固壘彼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邀其疲而後戰可勝也虜嗜漢財物而攻戰兩無所利既不能坐而得又不能起而索其勢必復出于款能絕之能予之絕之武子之惠夫然後款可久也養馬者始未嘗不蹄嚙蹄嚙而有所苦則終身創矣賈之欲贏未始不欲急售也然我需之急則其售彌緩物固有急之而緩緩之而急者不可不察也故善馭夷者以守爲經以戰與款爲權以款爲守以守爲戰以戰復爲款以款復爲戰守挾轂而獨運游環以無窮意有所出而謀有所寄何以明之唐高祖時虜入雁門廷臣爭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卷之三

五

平露堂

言和封德彝曰虜輕中國不宜示以弱請與之戰既勝而後和帝從其策而頡利遁已而復和親吾以是知古之善用戰者所以爲款也太宗時頡利來輸平諸將爭請戰帝曰戰勝則彼懼難以得志姑與之和以驕之彼驕而後乘之不數年大破突厥突厥以亡吾以是知古之善用款者所以爲戰也故善戰者不輕戰善款者不輕款其戰其款皆有所用之以爲權若夫戰而戰款而款則已下矣至于戰而不能戰款而不得不款則又下矣夫貢市也肅皇帝勿許懼虜之雄斷也然虜患所由充斥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戰也莊皇帝許之制虜之大機也然武備所由廢弛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款也今言款者觀其利于前而昧其害于後言勿款者又不務覈用款之失而反指爲受款之非言罷款者鑒和議之害于宋而忘和親之利于漢唐言款者又徒見漢唐許和之事而不務求漢唐所以用和之策總之班固所謂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夫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卽虜今日渝盟而前日之利自在也卽虜今

皇明經世編

馬北海集 卷之三

款貢

主

平露堂

日悔罪而異日之害自在也故虜之款不款無論也制虜之機請得借箸而籌之夫以利害參虜情則向背可知也以分合揆兵勢則強弱可料也以死生取士力則權法可振也以虛實程邊奏則功罪可明也以聞見覈朝議則紛呶可省也以賞罰定廟謨則權衡可持也夫虜之嗜利蓋其天性虜利在款而反敗款者邊臣示之隙而誨之盜也款愈于掠何苦而不款款不如掠何愛而款我能制虜之死命虜何恃而反我不能制虜之死命虜何畏而不反故以利害參虜情而向背可知也虜稱臣以款中國而稱王以長諸部落東結屬夷西掠番番與夷折而入虜而我不能禁也我自諸鎮言之則各鎮已分自一鎮言之則各部將又分薊鎮撫夷而禍移于遼宣大通貢而禍移于陝虜合款與掠而兩收其利我分款與掠而兩受其害故以分合揆兵勢而強弱可料也虜自款貢已來利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如飢者之趨食也其在邊地利亦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則挺而走耳則譟而挾其上耳無恩則難以用

皇明經世編

馬北海集 卷之三

款貢

主

平露堂